



▲女主角東山結衣準點下班，有時只是為了飲一杯半價啤酒



▲職場新人來樓泰斗（左）一度因工作失誤而打算辭職，東山給予鼓勵



▲東山結衣前未婚夫種田晃太郎是一個十足的工作狂



▲日劇《我要準時下班》道出打工仔心聲，引發共鳴

最近爆火的日劇《我要準時下班》劇如其名，描繪出打工仔們心目中的理想人生：可以昂首挺胸準時離開公司，既擁有完美工作生活平衡又不被同事閒話、獲得上級賞識，簡直是「只有劇中才能見到的平行世界生活」。時逢「996」（指一種「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成為城中熱話，更讓這部「緊密貼近生活之餘，又說出大家不敢說出的話」的日劇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度。

羅茜 文、圖

為什麼要準時下班？先別笑，這條看起來不需要過多解釋的問題，在不少奉行「扮工」文化、認為「做多餘的事才叫作努力」、「把自己的事排在第一位就是自私」、「業餘生活豐富就是心思不放在工作上」的公司老闆，的確可以理直氣壯地問出口。被扣上「偷懶又不努力」帽子的員工，在這樣的邏輯支配下，逐漸也就接受了「加班是一種常態」的生活。

別被工作奪走生活

加班的理由有千千萬種，《我要準時下班》將這些理由一一擊碎：窮忙「扮工」沒意義，同事也不會因為你老黃牛般的勤勤懇懃而多看你一眼，既然提升能力才是王道，不如準時下班；放完產假後「逞強加班」不可取，與其公司家庭兩頭亂，不如接受「下班後的確有很多家庭事務要忙，需要準時下班」的事實；「拖延加班」耽誤的其實是自己的時間，與其渾渾噩噩活着也沒有時間發掘自己的愛好，不如在能力範圍內提高效率，為自己創造更多

的私人空間和人生活力……

所以讓我們回到這條問題：為什麼要準時下班？女主角東山結衣（吉高由里子飾）告訴我們，因為：1) 工作完成了；2) 沒有那麼急的項目完全可以第二天再考慮；3) 要享受與朋友、愛人相處的時光；4) 不需要表演加班給任何人看；5) 哪怕只是「去喝一杯半價啤酒」這樣的小確幸，也是一個成年人生活中必要的快樂，沒有理由被工作剝奪。

當然，「加班」這件事既然存在，自然有它誕生的道理，劇中也有作出闡釋：當發生突發事件需要解決時，當所有同事集體追趕deadline時，當需要完成的工作在上班時間未能做完時……此時的加班雖然也動用了名義上的「私人時間」，卻是一名優秀員工需要具備的責任心與團隊精神的體現，就連將「準時下班」視為人生信條的東山結衣，也因緊急事件而不得不取消了與未來公婆的見面。

所以，這部名為《我要準時下班》的劇集，傳遞的並非「消極怠工」的訊息，



▲賤岳八重於生子後重返職場回歸平常心

更多的則是「公司如何和員工和睦相處，共同提高生產力」。事實上，如果說「主動加班」是員工對公司的付出，「主動請員工準時下班」就是公司對員工的體諒。

劇中，這種體諒也體現在公司對員工的態度上，不少情節對身處「怪物公司」的員工來說，應該都是超強催淚彈：將拍攝現場視頻傳給朋友不慎惹禍的新丁，在質疑自己什麼都做不好，接連提出辭職與轉職要求之時，被上司看到他默默為公司貢獻的努力；習慣在半夜溜回公司無償加班的員工，被批評「效率太低，不夠上進努力」時，有人體諒這是專屬於他的工作方式；在「職場媽媽」與「寬鬆世代」容易被貼標籤和指手畫腳時，學會將他們當成擁有獨立個性和風格的個體對待……

加不加班自己話事

從員工的角度考慮，願意一把年紀還做「loser」，故意想要一事無成的人，應該幾乎沒有吧？員工失去鬥志的原因是什麼？是否明白已經努力工作卻依然承受許多誤解？是否被嚇到不敢犯錯上班時如履薄冰？是否值得一些肯定？

用劇中的話來說：「有時可能未必是

準時下班的我 並非職場「怪物」

口碑爆棚的《四重奏》與《不自然死因研究所》。雖不同於上述幾部肉眼可見「我要好好工作」式的「燃」，《我要準時下班》依然會令觀眾產生振奮人心的感受，而這種體驗，來自學會正視自己的價值，向公司提出合理的要求，相信自己的能力。

從熱血中回到現實，「想要多賺錢，必須996」並非悲觀的論調，它也確實在身邊的環境中上演，更慘的還有「哪怕996，依然賺不到錢」。說了這麼多「公司應該作的反思」，其實加班這件事，當事人最有話事權。

簡而言之也很容易：加不加班，看自己的選擇。若認為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很重要堅決不願加班，就去努力找活少假多（雖然賺錢可能沒那麼多，但也不一定）的工作；要是身處必須996的行業也願意接受這種文化，就在努力工作之餘照料好自己的身體；如果想要逃離加班魔窟卻暫時無法找到輕鬆的工作，就靜下心來對自己重新定位與提升相應技能。

「我要準時下班」，願有那麼一天，所有的打工仔都能充滿底氣地說出這句話。

（下期「全民煲劇」將於六月十六日刊出）



▲三谷素來吃力不討好，後經東山點撥，了解到盲目加班並不能贏得尊重

煲劇人間話 | 劉毅



▲東山結衣戀人諫訪巧（右）喜愛做飯，有年輕一代人的思維，更關注私人空間 網絡圖片

「時代變了，平成時代也要結束了。」女主角東山結衣在日劇《我要準時下班》裏如是說。伴隨日本的新舊之交，這部日劇的出現可謂是年輕一代的「自白書」，不僅在其本國，甚至在OT早已不是一件新鮮事的香港、逐漸開始興起「996」加班文化的內地都引起廣泛討論。

一直以來，日本對於職場戲的探討都是在細枝末節處營造真實感，依靠劇中人的言行傳遞一個普世的價值觀——不論是《寬鬆世代又如何》、去年年底的《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抑或是正在播出的《我要準時下班》，都在強調：當我們身處壓力爆發的現代社會，周邊人都在頌揚奮鬥和付出的重要性時，卻忽視了加班這件事的存在價值和意義。

人們常常將生於日本平成時代的年輕人稱作「食草族」，形容他們是不婚不育，只顧宅在家中的「平成廢宅」，而反觀老一輩上班族，他們將不加班視作恥辱，公司也通過營造加班氛圍而鼓勵員工主動自我奉獻，久而久之，就會形成劇中那般：東山結衣的父親信奉工作至上，身處工作崗位時經常不回家，因此十分看不慣女兒男友諫訪巧（中丸雄一飾）竟然注重自己的私人空間，而忽視了奮鬥才能養妻活兒的重要性。

如上種種，劇中亦不吝筆墨去展現日本老一代和年輕一代人之間存在的對立和衝突，又如資深前輩認為嚴厲教導年輕後輩是正途，但年輕人則認為過分嚴厲的字眼，是對自己的職權騷擾。此外，前輩更認為加班是理所應當，

而女主常常準點下班，並不是因為她沒有前輩的拚搏精神，而是更加注重工作效率，且她也沒有遇到如內地劇《蜗居》中喜歡看員工加班的變態主管。

兩代人在是否加班的問題上產生衝突，也折射出其價值觀的碰撞——老一輩注重奉獻和付出，講的是集體利益；新生代則更注重個人的職場發展，而不是一味忍辱負重。但劇中世界很理想，劇外世界很骨感，職場人都希望可以準時下班，工作量不會過於繁重，但現在社會的競爭如此激烈，華燈初上，又有幾人敢說今晚無需加班？既然在工作崗位上努力奉獻是為了提高生活質量，可是加班已經侵佔了本應屬於個人的私人時間，這件事怎麼看都是一個無法調和的偽命題。